國朝名臣錄

後九

廿一至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之十七

李敬輿　文貞公

字直夫號白江乙酉生十七司馬光海元年己酉登第選入翰苑歷三司吏郎舍人典翰副學壬午拜相官至領議政丁酉卒年七十三

公生有異質其在襁褓也女奴嘗抱公立道側姜承旨緒過適而模其頂曰兒有相骨法當大貴矣至十歲始學書學未久已自認其字屬而讀之往往能解其旨趣時作五字句已有驚人語己亥從議政公在郭山任所天朝董郎中過之悚然仍邀公語曰雖在上國亦當爲名

世人至留書爲别

公妙齡秀發符采輝暎每珥筆出入進止都雅光海常目

屬之時賊臣爾瞻方竊柄用事而於公爲從姑夫爾瞻

欲公薦其子入翰苑微示意不得一日要公入密室脅

之曰近日誰當爲史薦者公曰史薦當從公議當路子

弟固不敢薦我與公爲至親亦不可薦也爾瞻發怒罵

曰君謂當路子盡屠家子耶遂與公絕公遂薦張文忠

公維爾瞻嗾其徒論逐張公而並罷公

丁巳外補利川縣監尋擢忠原時主昏政亂徵歛無藝民

不聊生而公至誠撫摩施設有方疲瘵盡蘇一邑賴安

一日方夏命州民採葛民莫測其所需至春而營建作
都監果徵葛數千同價與麻枲相若州人獨以豫故晏
然其餘羨資旁郡之急若收其直以給他賦都監又徵
長木數萬株而公曾見縣北有山素饒材木特封禁之
至是遂馳至江上召諸商而諭之曰汝能斫役輸納於
都監者當以一半與之諸商皆踊躍聽命旁峽之民採
督紛然而州人獨不知有邪許之役矣治盜不經事訊
鞫必具閭里左驗得其情實然後始付之討捕使人嘗
悉括尹嬖人庄戶數百以充兵額之缺有骨肉之訟者
反覆曉之令自悔士子有才業者以禮待之課學而成

就之有孝友之行者加待而勉奬之由是民皆競勸至
豪右侵漁猾吏欺詐即痛繩以法不少貸
己未棄官歸寓居興原江上自放山水間益無意世事爾
瞻素慕公才學必欲致公出門下其黨纘男與吉亦與
公有舊皆要公不已終不可得則反怒公不置必欲中
螫而公務斂遠修潔見幾而作卒無以害公也
仁祖大王正位誅亂登進賢俊首以弘文副修撰召公公
感激即入謝俄陞副校理時承弊政之後庶事多故西
虞日殷朝廷方調兵食議邊備公卿持柄者皆務一時
操切以害治傷民公以爲正論與俗議常相奪而人君

每伸彼而屈此必闢之而後端本愛民之說可得而入也每當奏事於 上前必先分別義利剖析本末而敷說雍容氣平心和 上亦爲之傾聽

一日户曹判書李曙言征貨事甚久公斥之曰國之存亡非無貨財之謂也民生久困倒懸幾解而有司之臣不能宣 上德布大恵反以殖財爲先將何以慰民望也日者盡停光海時逋欠今下未幾又再徵之臣聞武王造周發鉅橋之粟未聞徵商之舊簿也李公慙謝

臺諫嘗論金公瑬李垍元言金公功大不宜輕論公曰此言非也金公雖有不世之勲苟有罪過則言官任糾責

之地又安可不論也

李延平貴與公爭論於 上前忿不能得遂罵公語絶悖公進曰李貴恃功驕恣詬辱近臣此甚不敬且欲使己之所言者人莫矯其非此習不可長李公退謂公曰我與先大夫善何獨折辱我 上前公曰朝廷之事不敢顧私義

甲子逆适以寧邊節度擧兵判 上幸公州公扈駕往體察使完平李公元翼辟公爲從事駕還仍帶體察從事復承朝命往視秋防考戎器犒將士察守備至義州而還爲言府尹李完老誇必敗狀廟堂不以爲意後果覆

没如公言

為讀書堂將行號牌御史分視湖南時有欲以號牌籍逋充軍額者公曰號牌之法本為知民數而已民數既得簽兵補闕次第也今若事緒未就先補軍額則民情必大駭竦朝廷大體豈如是耶議者無以難

拜忠清監司會李仁居變書至朝廷促公行有議欲給京兵以衛者公辭不可單車至界清州牧使沈器成以器遠弟驕恣不法公即啓黜之一道肅然

庚午春以副提學乞養得清州牧使其約已裕民一如在忠時州素多大豪逋國租多不時償前任號能吏者皆

厲威嚴僅辨而公至則先令邑大夫長者曉諭其豪族
曰頑不率者亦自有法耳凡有徵令必期以三限寬其
月日未至民不見一吏至期民無後者
辛未復以副提學召還冬與同僚上劄陳八條一曰敬天
二曰恤民三曰聽言四曰用人五曰崇儉六曰敦宗七
曰進學八曰刑內而其請嫁娶仁城子女使有配耦請
廣光海所居且送舊時宮人以娛餘年皆一時所諱言
者其曰方今　先祖王子亦有無家者　殿下不先於
此先爲大君營宅制度踰舊此不幾於不以封君之弟
而封君之子者語益鯁切末復以善怒之過公私之下

惓惓爲戒 上嘉納各賜廐馬一匹曰玉堂恥君不賢憂國將亡寡人闕失民生利病畢陳無隱予用嘉歎

壬申秋以承旨召至京谿谷張公在東銓請移公玉堂曰經幄之長須用讀書人遂改副提學時 仁穆太妃在殯寢門已停朝謁公上劄正之遂仍爲著令各宮中有咀呪獄 上命中官雜治公又上劄請出付王獄既鞫辭語多蔓 大妃宮人者又上劄曰不幸巫邪之孽出於宮掖而又多連殯殿之人此輩或意咨不滿請謁不行積怨蓄毒以至於此而其於內官爲者固自若也標名按獄天心可 知只命賜死德意通彰而今者遏寢或

生疑惑訛言傳播此不可家道戶喻唯有事亡如存事
死如生愛其所愛敬其所敬至於愛惡恩澤莫不皆然
則群疑自可永釋聖孝亦通於神明矣時廷臣多進言
論獄事且陳處變之道而公所論列者尤懇篤切至
上遂不窮竟其獄只誅首惡諸所引多不問
癸酉春全羅監司缺朝廷以湖南近公親居遂歸之於公
以澄清一路且以遂便養之願公既至務以宣上達下
興利除害爲己任先按守宰之無善狀者若有負恃不
奉法者黜去之內司差人諸宮奴衙門隸屬持公牒侵
駕州邑橫奪渠民利者並令諸邑執送抵罪安治豪惡跡

剔弊蠹綜理微密細大不遺法律之外又以豈弟達之

一道大治秋應旨條疏本道利害數十事諸皆[illegible]中

竅要終則又曰欲紓民力請行大同欲定民志請復鄉

牌

甲戌又以副提學還朝時雷震明政殿公上劄陳誠曰今

之說者雖皆言是日倫紀之變土木之役賄賂之行皆

今之所未有也此豈遽至於亂亡臣則以爲國之存亡

如人之死生今人或有惡疾而死者有風病而死者至

於元氣既敗將攝失宜則六氣之病無不能死人彼倫

紀之變惡疾類也土木賄賂風病類也今之元氣不如

向時六氣之乘間以入無不可畏何可諉我不爲惡疾病風而謂免死亡妄希壽考縱酒耽色以趣其危耶況今露臺別營識者已憂之矣宮闈不嚴言路不開加以強寇壓境邀求無已竭民膏血以塡谿壑而上下偷安動色相慶無分毫忍痛含恥奮發自強之意是可謂宗社之計乎

乙亥 仁烈王后薨公奔赴國哀與承旨閔應亨上疏論 上不服朞 世子主喪在 上前爲半吉服三者俱失禮意

丙子西虜日甚 上嘗召公卿議事公亦陳今歲虜有必

動之形仍請 上先立大志盡革舊習修政事用賢才練卒乘備器械十二月賊兵大至公扈 上入南漢丁丑四月陞嘉善拜慶尚監司時國家新遭變亂人心洶撓嶺南尤甚故廟堂特遣之如湖南時公以國亂不敢辭遂捐廚傳屏聲妓不轎不蓋專以吊死問孤撫循勞來爲急時有人士被兵者多饑餓顛連公飭諸邑務先存接繼出營穀數千斛以糊之其死而不能還葬者令縣次給夫牛車傳送尤貧乏不能斂者並具給棺衾仍大蠲當路州郡他調以償其撓綷之役由是生者賴活死者賴以歸葬者不可勝計矣公以海防戰亡流徙之

餘徒擁虛簿悉取舟師舊籍撥亡補闕改其部署請除老病侍丁出身之仍舊收布以存大信又以左道量田偏重請減萬結以均諸邑公之前後按湖嶺間數歲而或值饑荒之日或當兵燹之餘賙賑多方撫摩有道而全其明於聽斷劇繁通滯自洪益城聖民之後無可與公比者公以國家顚越羞恥未雪日夜淬礪嚴軍律鍊戎器以備征繕嘗見御留山城形勢壯固可設守禦上疏請築曰方今權時之計雖不可不行而經遠之道亦不可少忽也其賀正箋則曰無忘在莒之心益篤尊周之義又曰懸膽事業尚祝聖志之彌堅對人則曰亡國

大夫視息亦苟耳

戊寅四月在玉堂又上劄極陳中興自強之要道且曰山城抗義之臣扶植倫紀尤足以激礪頹世不宜厭薄排擯以沮中外之惑頃者束縛論事之臣實出於爲彼所脅萬不獲已而 殿下反以此爲能事禍難已過之後又欲追罪斥和之臣深治當時之論是并其前日之義醉而自喪可謂智守公前後勸 上以礪志刷恥如燕昭越踐內政寓兵如管仲不外其形而先自治其爲說則又未嘗不本於人主之心術言 上過失及國家得失忼慨發憤觸冒忌諱多有言所不敢言者而 上雅

知公至誠無隱容而受之
拜吏曹參判辭不赴又陳金尚憲鄭蘊之不可罪曰以數
千里禮義之邦爲天朝守義惟此二臣而已今之攻尚
憲者如攻索性小人救尚憲者相繼獲罪則其何以有
辭於天下後世也
有李烓者得罪於清清執執欲殺之遂謁國陰事且告朝
臣某某等志在南朝壬午十二月清國遣使召公及我
外王考東陽申公判書李公明漢等至館仍加銀鐺鎖
去時敵情叵測人皆危懼公曰死生命也 上內賜白
金又給寒具留瀋陽數月朝廷爲入鍰乃歸

甲申二月奉使至瀋清國以公前有罪雖已放遣不可復
用爲相遂拘東館絶水火者十餘日始稍寬抵移于質
子館乙酉清人畧定中國大還于燕遂赦遣 世子以
下諸以質留者及二三宰臣歸國三月公隨 世子至
京 上引見勞慰甚至拜領中樞府事公拘異域危辱
無狀而不撓不變動止如平日人愈益以爲難也
是歲七月 上猝召諸大臣六卿于養和之内簾時 昭顯
世子已卒元孫未長而姜庶人以辠過聞 上久未豫
久不視朝一日召見宰相公亦承命與公卿陛入 上
教曰元孫幼少國危如此予欲擇長而立之諸卿之意

如何大臣以次對至公公對曰世適承統古今之常經
能守經則雖在艱危猶可恃也苟或輕於用權事失其
序則禍亂之萌自此作矣元孫係望於人已久一朝易
之則反經失序惟此爲大臣恐人心波蕩 聖上雖以
國事艱危欲擇長嗣自古以冲齡嗣服而能成德保邦
者亦非一二易儲之事不可輕議况今元孫已過就傅
之年若果不堪付托則 聖上固宜諭其不可之狀使
中外臣庶咸知 聖上爲宗社大計然後擇長且賢者
以爲嗣乃可也今 聖教不及其賢否但曰幼少幼少
者豈盡不可也議亟定公又進曰 殿下此擧若以私

寵或以讒間而發則臣雖疲劣在大臣之後寧不以死

爭之今 殿下乃欲爲宗社擇嗣此臣所以不敢苦爭

者也

丙戌春 上復召諸大臣六卿于賓廳暴楊美罪命諸臣

亟議其律以入公與諸大臣啓以全恩之說引唐太宗

處承乾事三啓 上終下嚴旨領議政金公瑬引罪先

出公與他大臣胥命闕門外 上怒益甚謂大臣等不

待批徑退是慁我也聞其時班首遂命削公官爵門外

黜送居十餘日復摘公前擇儲時奏對語爲案加罪絶

島遠竄遂配珍島既到配又加罪栫棘時 上怒不測

羣臣莫敢言者公獨恬然不以患難爲憂戚每言曰事
君無媿於心則可矣閱覽郡籍課子弟學業以爲娛戊
子三月又命移北地初定鏡城特命以三水旣脫瘴海
而又復間關於風霜朔漠之墟其在謫籍則已三閱歲
矣
己丑五月 仁祖大王昇遐公晩得本道所傳禮部服制
闕驚慟幾絶詣郡門朝夕臨仍得疾久而始蘇每誦眞
西山謝表中語常冀宣室之席前忽痛鼎湖之弓墜輒
嗚咽流涕 孝宗初卽位始觧圍籬盖有先王末命云
七月金文正尚憲爲言公無罪久竄宜急召還以人心

慰士望且以解天怒　上遂命量移牙山庚寅正月
上又用諸大臣言放公還京金文正起拜　上前賀曰
主上將起扶持社稷人來矣臣敢不賀
時清人以我嗣君新立事異前日因我有修繕南方城櫟
之請將大致威喝於我遣使數輩踵指相望朝廷震懼
以爲大兵將至　上遣領議政李公景奭迎于灣上以
謝之領相旣出都人益泣右相趙公翼與啓曰時事方急
請起李某　上許之卽日拜領中樞公方還扶餘舊居
行到楊根承召入謝卽引見勞勉曰今日起卿　先王
之志也國事至此卿可日來朝堂共濟時艱公涕泣辭

謝三月遂代李公爲領議政

清人日在館詰問城池事方急且索王女若姊妹爲婚使者前後十餘輩又有飛語構扇舉國騷動而公毅然處其間左右酬接從容自暇外以彌日肆之敵怒内以鎮方生之國言其進對于 上也又輒勸 上以講學明理親賢納諫崇儉節杜私逕公好惡明是非以與治道出而與郡僚言則尤勉焉以和衷寅協爲事君第一義官司相侵体統大壞請 上以大公至正之道照臨於上使大小臣工各盡其所事無相侵奪則治化可興又嘗以朝論不靖陳誡於 上曰今之朋黨與古之君子

爲朋小人爲黨者有異士大夫交相猜怨者正如姑婦

之事爲家長者茍能盡陰騭之本則家道自正而不至

於交爭能盡表率之方則師師敬讓之風可以致矣又

曰爲朋爲黨莫如兩忘兩忘則心無所累其喜其怒莫

如付物付物則我無所與天道至誠品物咸亨人主至

公邸方取則書曰民無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豈

不然哉每以爲輔相之職當以獻替爲先事雖少闕時

政君德者必竭意盡誠幾諫纔議得請乃已而 上亦

雅重公凡所陳必屈意從之曰誠心忠愛之言不可不

念也

洪公茂績素與公爲親友及在憲府引事侵公公上章引
咎且曰風霜摧折之餘不變所操遇事風生豈非可尚
者耶公又以李應著張應一嘗有直言於先朝遂處以
極邊至人之有一才一善者亦必汲引不置前後稱公
可擧而知名當世者幾千人
公深慮畿輔爲國家根本而大創於北使供頓之役遂建
議請歲取諸道耗穀三之一輸于京倉名曰常平又聚
他財穀以爲之供四站支待之費自一鷄一魚皆自官
辦不以煩民民大以爲便又罷湖南戰船添防於統營
者以省南民鎭浦之役此皆公建置之大者而又嘗論

兵政曰昔周世宗嘗曰農夫百不能養戰士一吾安用
此遂大行汰簡兵威以振兵之强弱固不在多少今宜
大蒐諸道束伍合訓局御營通爲十萬之數盡去其冗
卒使無幼稺並籍之弊若非武力絶倫洞射命中者皆
爲火手出身武學之類亦擇其拳勇而團束之兵可以
益精矣世稱知兵者皆服其論未及施設公適去位識
者恨之

時清人又欲加罪於李公景奭趙公絅公曰大臣謀國事
使敵人得以生殺之而我不敢難焉則何國之能爲遂
遣使陳辨攝者果怒曰誰主爲此奏者至辛卯春清國

復提公拘灠時事謂公不宜在相職遣使錮公　上召見公爲之涕流左右莫不感動其淚　上謂趙錫徹等曰時事至此領相又去所謂如失左右手者也
癸巳夏江陵有鷄異　上召羣臣訪消弭之策公亦入對退而上劄累千言大意以明天理人欲之分爲正心之本反諸身以求義利之當叅諸事以驗得失之機爲講學之要齊家則欲其崇節儉而嚴內外之治敦宗則欲其篤恩義而防侈横之習尤惓惓於納諫推誠之說其終又曰今此雌鷄之異尤是陰長之漸不但此也星光晝輝孽虹彗日陰陽盛衰之形亦可見矣惟願　聖上

揚善遏惡是是非非使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婦寺斂
退而忠直彙征先德義而後功利謹名分而定民志以
明陽剛之治　上嘉納之
丁酉夏大旱　上求言於中外而公適寢疾彌留數月至
是少間遂力疾進劄又累千言時上患國勢不振意在
尚嚴任事者又競為紛更興作行推刷之法設團管之
制而諸路騷然怨咨日興公每謂王者之政須先得民
富強之業亦在務本舉世之所馳騖者適所以病國也
因災異極言之末復曰虛文小具非所以事天也臣愚
以為避殿不如嚴宮闈而杜私逕減膳不如崇儉德而

節浮費歲下求言不如實行一事臨朝哀痛不如夙夜祗懼　上報曰劉中所論無非肝膈中流出若非卿愛君之至誠其何能有此

公資品粹美内剛外温如精金良玉自在幼穉未嘗有爭競忿戾之色與人言語意安神定平居燕閒尤樂易自在而至當事奮發於義之所當爲者直行而不回勇往而不沮凜乎其不可奪也居恒孜孜致志於脩己之方經世之學以明見義理之大原喜讀書日有程課坐卧必攜出入與俱雖疾病未嘗釋手至年高官達尤喜於靜夜清晨諷誦良久曰夜氣寂朝氣清功力倍而易自

得也
先議政公晩年憤世病酒行止自放或昏夜獨出家人不知其所往公每徒步涕泣奔走後先累日不還而脚至流血寢疾十年衣不解帶扶將藥物未嘗使他人代之
雅好佳山水少時常往來驪江有欲居之意晩旣卜築於白馬江上尤愛其湖山之勝別構一書室於山巓巉巖嶻嶭跨絶壑而臨大江賓客從遊之士或不能至焉而公則每當春宵秋夜月色澄朗嚴冬積雪四望皓然輒嘗登覽而樂之時或兀坐閉門凝神靜觀如見者亦有年故能泊然於榮祿之塗超然於勢利之累惟以名節

自砥礪雖以之顚頓危禍而未嘗少變雖遼朔射虎之

窟炎荒瘴癘之鄕皆人之所代怖而相吊者而公獨逌

然絶無幾微見於辭色噫觀於此亦足以知公平日所

養者之深矣

公爲文章未嘗爲艱深模擬之言而本源經術窮極事理

善發難見之情明白條暢自成典則詩亦以神韻爲主

高潔雅健而用以寓意非有故不作故不能多也金息

菴錫冑撰諡狀

李蓀

字文伯號松郊隆慶壬申生　宣祖癸卯司馬光海
壬子登第歷三司吏郎舍人大司諫副提學大司成
江原監司元孫輔養官至大司憲丙戌卒年七十五
公自幼釋言語動止有常度與郡從同養於王母洪氏獨
公兀然危坐終日讀書未嘗以飢飽關心王母特愛之
年十三丁內艱能式禮不懈飲食用木匙筋同閈兒伴到
門招呼一不出應嘗有鄰居長者邀見不得已暮歸其
門則其家適有宰殺事公即徑歸曰吾雖童子身被衰
經家有不潔而要致之何也長者慙謝及制除隣里長

老來相扶慰曰童穉之年執喪至矣乃得無恙神明所
佑也或至流涕
李教官大淳以學行稱訓蒙有道徒弟甚盛公就學焉每
日鷄鳴盥櫛晨往夕歸孜孜不怠自灑掃應對之節登
降拜俯之儀以至冠昏喪祭之禮格致誠正之說靡不
循序熟講如是三歲用力益篤李公甚敬重之
壬辰之難公率家屬避兵近峽奔竄之際以一卷書自隨
賊去則披讀賊至則納諸袖中而走其志守之確如此
已而陪贊成公入江華時倡義使金公千鎰以義旅入
保公往見之勉其以時討賊勿斂兵留連

乙未亂稍定公請學于牛溪先生時先生纔歸坡山故居一見便期許遺贅成公書有曰令胤遠訪蓬荻之墟寄意甚重少年清明有志於學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深仰趣操之不凡也

宣祖末年仁弘倡邪說構誣牛溪目之以遺君黨奸至於追削官爵光海初公率太學多士再疏極陳其誣陷之狀辛亥仁弘又上劄詆斆晦齋退溪兩先生不宜從享文廟辭極悖慢公入大學會諸生發斥罪之議仁弘虐焰方熾諸生多逡巡退縮奮然以身當之遂取青衿錄削仁弘名仍通文八路以明其罪又率諸生陳疏痛辨

邪正仁弘之徒朴汝樑時在憲職訴許仁弘被削光海怒命竄倡議者公待罪而太學諸生至於捲堂光海愈怒事將叵測賴白沙李公恒福月沙李公廷龜并陳劄力救乃得解

乙卯拜兵曹佐郎憲官宋諄鄭遵以公為主張邪説而劾罷之卽指攻斥仁弘事也公杜門屛跡蕭床終日讀書不懈瓶粟恒罄而怡然自安或謂之曰一見當路榮進可期何自苦如此公笑謝曰窮達有命當任之而已

光海將廢 大妃使百僚獻議公歎曰彛倫斁塞生亦何為遂草議極陳倫常大義見者皆危之會有前御勿議

之令不果進時朴鼎吉以副學居住一巷與公有素來
牀公曰廣昌一隊將致君於辟君若往見不惟解釋必
得登用矣廣昌即爾瞻封號也公正色曰死生有命豈
可以禍福動吾素定乎鼎吉慙謝
癸亥春 仁祖改玉首拜正言論爾瞻子大燁請勿用緣
坐律而依法正刑又論趙挺朴弘耉權縉任就正柳夢
寅朴宗胄黃允中吳汝穩韓泳柳活南瑾申栻朴宗胤
吳益煥崔應虛等或請誅竄或請安置或請竄配或
請黜削其餘附麗同惡之類差其輕重而悉論斥之
上皆從之又劾尹暉交通宮掖朴東亮癸丑道對提起

咀吮之說使賊黨藉口金尚寯癸丑供辭無倫不以其親知貸其罪始公廢棄十年最爲兇徒所忌嫉新化之初首入言地人或慮其太激及其論正諸罪詳審平正不爲一切之論皆服其雅量

甲子适賊之變公扈 駕至公州拜副校理初延平君李貴以御營使到臨津見賊奔還諸軍皆潰兩司只論其副將韓嶠朴孝立等公與應教尹煌上劄曰貴既已受命視師所當董率諸軍把守江津而望見賊鋒脫身先走士卒因以奔波賊乃逆水取船從容過江以致 廟社蒙塵 乘輿播越兩司只請按律副將而貴以貴勢

獨免論議之疲軟莫甚於此請一體按律以正王法
上不許而因兩司引避批旨甚嚴以玉堂爲謀陷勳臣
公陳劄待罪申論軍律 上優容之
乙丑以參賛官入講筵講孟子充虞路問章啓曰不得不
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非獨喪需爲然至或越禮祀
分幾其僭而失其正則非所以尊之也此 殿下所當
體念處也時 上方有追崇之意故公特眷眷如此
丙寅拜吏曹參議舊例內司文簿必經吏曹批署而後乃
行而參議例主之公入銓凡內司事係相訟一切却之
曰自有有司存焉至於已經啓稟者猶不肯署他日入

侍 上曰近來內司公事因銓曺擠塞積滯不行固不當如是公對曰此事臣實主之葢內司作弊已成痼疾所謂官員者皆竪市井之輩惟利是謟飾辭以磨勘制外司此豈 聖代美事㢘民呼寃職由於此八路之民莫非 殿下之民一國之財莫非 殿下之財何必別用私局歛取民怨莫之恤乎因請革罷以示王者之無私 上以流來既久不得猝變之意爲之縷縷

丁卯虜兵犯境廟堂請入江都公時爲諫長請 車駕進住坡州若臨津不守當以船路入江都 上極是其計而爲浮議所沮尹知敬請守臨津公又言知敬一人欲

守臨津而人皆思奮若自　上奮勵親征則孰不效死
手請以柳琳軍送助知敵不省公遂與憲府合辭啓曰
昔楊國忠首倡幸蜀在潼關既破之後而後世猶以爲
誤國況今尚有兩三堅城且有重江之險而不思備禦
倡爲奔避之計是爲國忠之罪人也　殿下之所親信
貴寵宜莫如金瑬李貴李曙申景禛等而皆占便安自
全之地獨使張晩空手赴敵臣以爲晩不降則走也安
州平壤俱以孤城兵單援絕日望救至而　殿下與金
瑬保妻子之臣擁兵自衛武士精銳者皆屬諸大將軍
官惟知扈衛之重不顧邊城之急臣不敢知邊城盡破

國勢已去則彼軍官輩果能終始扈衛効死而不去乎
國家之存亡人心之離合將卒之勇怯皆係於人主之
一心有奮厲討賊之心則將士思奮民心感激而國必
強矣有恇怯退遁之心則將士解體民心渙散而國必
亡矣願赫然發憤出御國門以親征之意曉喩軍民亟
斬首倡去邠者先遣諸軍或援邊城或截江灘 殿下
且召勤王之師親御繼進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
矣李貴以不知時勢強爲大言斥公 上亦曰卿等不
見壬辰事乎臺論亦以去邠爲不可以今觀之則何如
也以前事爲鑑勿爲迂緩之言公進曰國家雖亡正論

一脈不可不扶植也公又以爲去邠之計已不可破則
寧使東宮分朝南下以係民望 上命詢大臣而從之
又與同僚啓曰李貴非但愚妄僨國亦且挾私壞事若
隨入 行朝因置備局之列則日後必有誤大計之
患請命竄黜 上嚴批不允貴憤甚構毁公不已而黜
貴大臣亦皆側目視公
先時光海時姜弘立朴蘭英等降虜至是爲虜嚮導出來
朝廷欲官其子以悅其心公進曰國雖至此豈忍如是
時胡書屢至別無需索而因弘立私書送幣極豊公又
以爲此不足以感賊之心而適足以示我之弱請命廟

堂議寢朝廷將送弘立之族姜絪以荅賊將之書而欲假以使歸公又以爲絪之行行非如隣國交際之比若稱使則大爲國家之辱　上從之

賊兵到劒水公又合司以啓曰十三聖　陵寢二百年基業皆在臨津以南　殿下勿謂賊兵已迫而付之於無可奈何之地又物以要和緩我之虛言而抛棄天塹必守之地請急諭張晩守犯臨津　上令廟堂酌處回啓依遠公又入侍奏曰晩之不能守臨津者只以兵少也今則三南之軍稍稍來集長江天塹豈可棄而不守晩之意本不在固守若使之相機進退則是教晩退走也

又曰若果退守楮島專棄臨津則臣實未知國事稅駕
於何地不勝痛哭焉不從
大駕入江都虜使劉海來以和議爲言請 上親撫上之
公卿三司會議李貴崔鳴吉主和議同辭請接見金瑬
與宏張維等亦皆以爲可見公進曰臣則獨以爲決不
可見也一邊進兵而一邊言和其心可知豈可以一見
退軍也 上曰卿言誠是然以禮來則亦不可不見也
公又力爭其不可弘立蘭英等與海俱至公又啓曰賊
兵深入刼以和事恐喝無非弘立等爲之謀主且
弘立既稱五道都元帥奉賊將之令出榜誘民其叛逆

之狀昭著無疑今計莫若先斬弘立等以折嬌虜之氣也又與憲府合啓曰弘立乃降賊之叛臣而自 上賜之坐而見之國家羞辱極矣况聞胡差欲與之抗禮 殿下猶欲屈意接見臣等相顧驚駭心膽俱裂若此不已終至於不忍言之地而後已君臣上下背水一戰同死社稷豈忍便我 殿下甘心受辱乎虜差乎於是 上欲決意不見而當事者固請接見國人莫不扼腕公又與憲府合啓請鳴吉遠竄連十餘章不允

時和議已成司諫尹煌抗疏有今日之事名和實降之語 上震怒斥以㐫憸玉堂上劄伸救批旨極嚴又下政

院曰某以降之一字勒定余罪名所當拿問而姑先削
官付處政院繳還而猶命遞職公與憲府啓曰尹某質
直之士也自變生以後言及時事輒垂淚臣等固知其
愛君憂國之誠迥別他人而歎朝廷之有人矣頃日陳
疏不過憤 殿下之受辱於醜虜斥朝廷之主和而誤
國措辭下語不覺其過耳原其本心豈有他哉 殿下
所當優容寵奬之不暇而反下嚴峻之批是豈在廷臣
僚所期待於 殿下者哉 上乃命勿遞
劉胡自中途復來以絶 天朝公正朔爲言公與憲府合
司啓曰此一款則大義所在當據義斥絶以明君臣之

分天經地義截然不可犯也 上已與大臣元勳定議
命依揭帖之例改爲國書公又與憲府伏閤以爭曰此
事非如送質贈幣之比以揭帖爲名而不書年號則是
亦去正朔也寧以國斃豈忍爲此又曰彼將持我書誇
示於虜漢之間謂我國背天朝去正朔云爾則將何以
暴其然而有辭於天下後乎今日廟筭苟以目前之無
事不思大義之所在臣竊痛之
劉胡以從盟一節復來公啓曰胡差之再渡江回已極無
謂而卽聞引入城內有方便處置之議其媮苟且之
態辱國誤事之狀凡有血氣莫不痛惋請峻斥還送勿

許入城又面爭不能得胡差既入城言刑馬殺牛等事
命公御大臣議之公又爭之曰 殿下豈忍與胡差同
盟乎 上曰事勢如此此即節目間事也古亦有權宜
之道公曰臣等之爭至此者只欲守君臣之義自 上
若親莅是與絕天朝無異矣
大駕回鑾公與李貴同入侍公又陳講和之非因斥貴主
和之罪貴怒甚曰臣非有可勝之勢而秦檜主和殺飛
故為萬古罪人今李某徒能大言不顧 宗社存亡韓
侂胄之類也乃詬詆不已臺諫以面辱言官請罷貴
復上劄自辨 上乃下教曰贊成李貴切存社稷浮妄

之輩肆意慢罵至以梟示等語論之豈非可駭之甚者
耶所當嚴治而但廟堂以後弊爲慮故姑置之諫院以
貴之請治言官乃喪邦之擧論以罷職不叙又請還收
嚴治臺諫之命　批旨尨峻公縮縮不自安
辛未拜承旨先是李貴袖進一私書蓋崔有海與華人宋
獻論禮問答之說而主張追崇者也至是公入侍講筵
進曰凡人臣之上達文書必關由政院此金石之典也
頃日筵中李貴進私書此近古所無之事外間皆懍疑
訝請下其書以解中外之惑且明人臣不敢私進之義
上荅以當留念及追崇義起三公力言其不可而

上不從命收議廷臣公以爲國家大事有疑然後方可
廣收廷議今日大臣皆以爲不可則豈可收議於廷臣
乎遂封還其傳旨 上乃命直爲奏請曰 天朝不許
予亦無辭公又封還至於再三玉堂上劄爭之 上以
玉堂爲胥制上下命拿鞫公又封還其教而啓曰臺臣
職在論私有懷必達乃其任也人主惟宜從容察納求
當於理而已豈可施之以無前之擧有若忿激者爲哉
上乃命削職遠竄公又爭之不已
上聞于政院曰臺啓中昭穆之說予學淺未能詳悉承旨
爲予詳陳公啓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爲

五今我 宗廟自成廟至 宣祖為二昭二穆則合同
所論昭穆一款是古者五廟之制也據禮考經似無所
疑矣 上答曰臺啓所論昭穆為光海時而言也古今
安有無稱位之廟又安有二高祖之廟哉承旨徒知營
護臺諫而不念告君以實之義以此觀之則古之指鹿
為馬無足怪也公又以 嚴旨待罪不得遞
他日又入侍 上謂張維曰追崇之論卿主張不可是何
意耶維備陳其非禮公進曰張維之言極詳此外無容
他議也今日之論非獨維為然實舉國公共之論也
上曰德以德宗追崇與今時不同云此甚未安矣公對

曰德宗受命為世子則禮所爲斬衰三年羣臣從服者也與今日之事宜有間隔矣然德宗時羣臣猶或力爭矣又曰凡事不從君上之所願爲者難順從君臣之所願爲者易今廷臣皆以禮導君上朝著間公議凜如此扶植國脉之根基也 上不荅 並明齋尹拯撰行狀

公旣積忤 上旨特除公州牧使臺臣爭不得先是公之子之恒以太學生封章爭追崇李貴斥公曰李槃教子呈疏欲令 君上屈於其子封還傳教此 殿下不嚴之致 上入其說正言尹鳴殷疏言公以直補外 下倫忘曰李槃下問之事不以實對指鹿之教畧無愢愼

可謂無忌憚之人予欲從重論罪以重國體政院議啓
政院委曲開陳事終得寢然 上意猶有所蓄適政院
因他事有封還 上曰爾等欲學李粲餘習乎公以
嚴旨荐疊在外官亦不可辭遆後銓曹輒以公注擬清
要而 靳黜者四年公尤不安求出舒川郡守監司李
安訥書其考曰清如玉壺惠似春風舒民爲之鐫崖石
頌德 藥泉南九萬撰神道碑
丙子冬虜兵猝至公扈駕入南漢山城以協守使登城守
堞暴露風雪不敢少退知國事無復可爲時與同知諸
公相遇握手痛哭而已 及大駕還都前大司諫尹煌

諸人以斥和被謫公自以丁卯之事不當獨免乃上章
自劾曰臣昔在丁卯妄陳斥和之論臣亦斥和之人也
近年以來長在外邑若使臣在可言之則地尹煌等諸
臣之言安保其不發於臣之口乎臣雖不及碩於前歲
之絶和臣之本心猶夫丁卯獨脫罪纍寧不靦顔自是
杜門斂跡語及南漢事輒慨然流涕曰自此不復言士
論矣每於夜中誦文山對策及胡澹庵疏未嘗不擊節
悲咤北伐之外所謂迎救見官等禮一不出涕凡公事
不改崇禎年號 上以各司所書不可獨異爲教公遂
累章乞遞

戊寅復長玉堂掌令柳碩等論淸陰金公尚憲曰以遺君
搆誣甚憯公上劄辨其誣且劾碩等曰 殿下出城之
際滿城臣民孰不欲爲 殿下一死以效主辱臣死之
義乎蒼黃危急忍死苟全以至今日其時獨金尚憲鄭
蘊兩人挺身奮忠甘心欲決不忍其君父之羞辱百僚
三軍無不憐其志而義其人也尚憲當初解職在外絶
無仕宦之念而猝聞君父之急永訣妻孥顚倒入城當
此時尚且忘身赴難不顧生死及至敵兵收還風塵稍
定之後始出遠走自便之計乎死守之論既不得行自
決之志又不得遂彷徨歧路不敢復入都門屛處深山

謝絶人事自分爲天地間一窮人其情亦慼矣以尚憲
憂國之忠而反謂彰國之惡又以不事汚君等語欲置
於極律吁亦甚矣尚憲持論太激不容人過柳碩之爲
尚憲所深斥國人所知也据摭尚憲情外之言以爲自
已報怨之地又以樹黨誤國之說欲爲網打一時之計
其意豈獨在於尚憲哉時禍色甚慼公獨立抗言不少
俯仰遂爲邪黨所劾遞

辛巳拜大司成經亂以後學校廢弛公申明規制雖大寒
盛暑每朔望晨入聖廟焚香引諸生通讀心經近思四
字等書問難文義講討蘊奥惓惓開誨間有惰怠者榎

楚以懲之上庠旬製及學生陞補必以儒家事蹟爲題
俾士子有所興慕凡於養士之方靡不用極遠方之士
或有疾病則資以藥物無飭典僕盡心救護多士無不
感悅在是職三年不遷人皆謂鄭守夢後一人 并行狀
甲申以副學入侍時 上久廢經筵公啓曰目今天災時
變民瘼邊憂無非可言者而請先格 王心 殿下三
經大亂丁卯甚於甲子丙子甚於丁卯而猶不警惕今
若有亂必甚於丙子天意向背人心離合只在 殿下
一心繼自今請開經筵以講治心之法退而上劄論存
心養性之方端本清源之道縷縷數千言 上以嘉言

圣論撰之神道碑

昭顯世子薨國制爲世子齊衰朞公以爲長子之喪禮當斬衰三年將搆疏以爭李景奭李植二公聞之請與同疏乃聯名以上之不納該曹以三十日除制定式百僚之服亦定以齊衰三月公率同僚上劄曰君爲長子斬衰羣臣從服期重宗統也今者除以期年而禮曹又以三十日爲式不敢知此出於以日易月之制乎只倣士夫式暇之規耶揆以彼此俱無所据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姑傳三年日之除而 殿下以公除之服至朞而除則似爲得宜 上命詢大臣終格不行

乙酉六月 上将立 孝宗大王爲世子命召大臣六卿
三司長議之時公病暑危重聞有 召命扶起促駕子
弟請止公曰白 上召公卿必有莫重之擧一縷未絶
豈可退坐乎遂舁疾入闕門外大臣以下見公病甚皆
曰不必強入當以實狀白 上公對又如右既入 上
命公卿各陳所見公對曰帝王家事極重且大雖上古
淳厚之時必以継嗣爲重況今衰亂之世如或變易其
經常之道則人心已致疑惑時公強疾以對語聲頗低
上曰史官當書之卿宜高聲而詳之公更對曰 宗
社大計但有經常之道而已未及畢說熱欝痰窒神氣

昏塞公不得已暫退廊廡之下稍俟氣定而欲復入以
畢未盡之懷則登對已罷矣後 上因他事下敎曰李
祭托病徑出臺諫不論可劾而司引避 批旨甚嚴從
臣大臣交章申辨乃得解
公常以早喪怙恃未及伸奉養之誠痛結于中每受人小學
書至爲人子事父母盡孝處未嘗不哽咽曰如我者雖
欲孝誰爲孝乎考妣忌辰齋處草薦無異堊室中人末
年嬰疾不能寢興俯伏席末涕淚橫迸一家親戚莫不
感動
居憂中嘗喪配自以衰麻在身不躬莅斂殯沙溪金先生

每言善居喪者必稱道公愼獨齋亦曰文伯此事可謂
善處倉卒之間其嚴正果難及矣

在湖郡時庶妹在隣邑遘癘公聞促駕往其家聞公至使
其子邀於路請毋入公曰我無父母宜以傳痛爲慮凡
人疾病尙不可忽況同氣乎竟入見而救之鄕人傳說
而歎服焉

昏朝十年固窮自適嘗與李公顯英邂逅日昃始進糲飯
李公歎曰不料公尙未朝供也盖公神氣不憊談笑自
若故人初不之覺也

平居不有疾病恒處外室終夕無傲惰之容幽獨尤加謹

馬見人之區畫生理者則輒以市井斥之謂人必謹孝
親友睦忠君悌長之道惡閑節之朝以後未嘗以私囑
把筆雖子弟親戚不敢以請簡煩於公尤嚴於辭受廉
察閑東日趙玄谷緯韓時知襄陽府見公寒甚遺以衣
服公謝曰與公情義雖同骨肉職是廉問義不可受嘗
避厲在寓久有一鎮將餉以米斛魚饌蓋其人嘗請匿
金公之拘因龍灣千里往候者也公嘉其心而常頌款
遇故有此饋公留其饌而却其米
公常曰四書五經與史書有異一字一句皆有所蘊不可
徒事口讀也沈潛玩味必究其義雖有倥偬中公務少

屛則整襟危坐且讀且思及其暮年猶不釋卷訓教後
生輒誦而授之尤邃於禮經卿士家有疑難之禮必侯
公而正焉
愼獨齋與公友善凡於去就之際必相咨訪造公之門而
問學者故掌令鄭瀁進善申碩蕃叅議李暢然諸公皆
爲聞人焉 並行狀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之十八

任叔英

字茂叔號踈菴豐川人萬曆丙子生辛丑進士光海辛亥登第 仁祖反正後薦入史局賜暇湖堂歷弘文正字修撰持平癸亥卒年四十八

公天性夙悟才氣絶倫十歲能作古律詩壬辰亂後連遭內外艱辛丑始赴舉進士會試古詩在高等考官有不悅者降置第六蓋俗以進士第六多窮夭故也

公篤志博古惟務記覽不以科舉爲意凡遇講試只一閱經書大小註理會文義不肎帖括成誦以此觧圖屬焉

等而到講席輒屈

自辛丑後大學疏章多出公手戊申仲理成牛溪疏公所撰也庚戌秋大學復申前疏時諸生分黨多不從者公當製疏謂同輩曰諸生有不從者而强名爲太學疏於義未精吾輩別自陳疏可也終不肯製疏

己酉春李爾瞻與柳黨相軋出守義州廣求贐章以行公内弟韓定國兄弟皆其狎客因此求於公公以小 應副末句云范丹慕貴之譏雖阻前程之約孫楚傾城之送尚吟零雨之詩明其不肯見也明年爾瞻還盡肆奸慝公大悔其作每於賓客間自責吃吃不已爾瞻聞之

大怒
月沙李相公在銓聞公貧約薦授童蒙教官公辭不就吉
遜辭而已
辛亥赴殿試效劉蕡策對數千言直斥宮闈干政戚里驕
橫考官右議政沈喜壽奇之欲置第一同列皆疑沈相
曰脫有他端我自當之同列皆曰壯元決不可置丙
科末柝歸光海大怒峻責試官命削其名於是三司爭
論累月不已領議政李德馨左議政李恒福等入侍切
諫光海不得已而從之猶傳教云今後勿取程外之文
如叔英策者沈相因此奪位

壬子春始仕槐院未幾罹山訟獄起政院擇擬翰廳假注書公以未擬受黜時史官多欲薦公恐忤光海意不果及其院中皆喜以爲光海意已解皆勸就職公稱病不仕或規之曰何不暫就以小答上意乎曰吾觀其獄狀必誣告也一日仕進則後必爲原從功臣以此不敢出非故慢上命也其後獄禍蔓延權石洲韠坐詠公對策事辭連構殺人爲公危懼

爲承文著作例兼奉常直長從管庫纔數月耳然句校精密雖錢餘升勺不容吏僕偷耗日課陪隸卽官墻下種柗蔚然成行

科擧錄名時四館私於所識士子不以捧牒先後臚次或
不收牒宜錄其名公在末席請一切已之諸僚咸譊譊
既而違約循舊習公即取錄袖之曰此細事耳然約定
而背之非也諸人笑曰何至今且仍舊無妨公終不出
冊長官大怒以末官抗右位不恭使受面責公恭謹依
行終不出冊諸僚不得已從之

槐院之選新正字也以及第人名錄置房內諸僚以次入
視就可者名下密加一圈既畢計圈取多此古例也或
言此頗無簡非所以待淸選當於衆坐公議受圈也衆
皆然之公獨曰此例若行懦者或畏仇嫌其取舍必不

公衆乃服（並澤堂李植撰行錄）

癸丑誣獄又起大臣方率百官請廢道永昌大君公稱脚痛終不廷叅乃辭職家居見時事日紊慷慨憤歎言語頗洩於黨積憾誣以謗訕劾黜于外（澤堂撰墓誌）

戊午奴賊陷遼東時任叔英黜居廣州有僧求詩題贈曰山僧却忘世間事他事雖忘此可忘聞道遼陽陷於賊吾今不食熱中膓寄居驪江每屬意游賞門生有於是年奉邀答書曰上遊吾樂也固不待請而往顧遼東陷天朝之路不通左衽之辱將及此正吾輩慟哭不欲生之日也又何可遠遊哉然而天之假借宄逆必不久焉

則亦安知不即就撲滅也然後浩然相得於江湖之上
鼓枻而爲滄浪之謳可樂也自是憂憤每形於色[illegible]
公遯居廣州奉安驛八九年或因吊慶出入限郊坰一日
程不入曰既以黜送爲名不可近京城門謏行
光海末射耗命贖銀赦雖罪人皆應命公亦在應贖中親
友欲與爲資公謝曰安有納銀免罪之任叔英乎墓誌
居奉安饘粥僅繼或曰戲君眞仙人能不食不死已朮之
識或曰今年君必殆矣何以不憂色公笑曰我已知當
死死必餓鬼若復憂惱復爲愁鬼一鬼不容兩役故不
憂也余贈詩云飢死愁鬼今生是謫仙

鄭方伯岦素親公按東過公宿見公飯粟曰吾嘗有列邑
供紙紙價數倍於市君若以數束紙送我當推移塡簿
収送價米使公得稻飯喫也公曰此所謂防納者耶鄭
曰貢物乃有防納耳此營門紙價也士大夫家皆請受
君無嫌也公正色曰輕納紙而重受米非防納而何故
人久則別相見可喜奈何以此事相勸鄭大慙
自壬子以後邪黨朋興平日號爲士類亦多濡迹公一切
不與交其在奉安士大夫東南行者莫不造詣其廬
所與者則就其館答謝其所不與者則雖大官視與行
旅奉安寓舍南村有韓姓人舊與親厚登第後附勢驟

顯橫甚嘗因休暇還鄉屢造公致款公慢謝曰放逐之跡不敢踵名士之門庭以胃世嫌也一日公省墳還過其亭下韓臨視呼曰茂叔暫入公曰吾未多饌未遑也韓曰此有飯顧鼈入公座謝遂去韓大恚欲措害之會其敗不及

癸亥反正即入侍徐校理沈光世白于 上曰任某與嚴惺金旭粹皆以叅下官坐眞道廢錮十年宜陞六品以優之 上許焉翌日公入侍言臣曩日被黜初不坐眞言不合以此蒙賞金旭粹丁巳獻議未爲殊異亦宜可濫賞乎又上疏固辭 上允之以沈光世論事失實命

考祭

是時設即祚大科初試考官多以不謹被責公爲持平欲因此痛革廢朝鬻科之弊倡議力論請盡革其榜連數十啓不已 上竟從之時生進會議已掛榜連元植壽亨李行進等皆公學徒而公無所顧惜

公有兩孃詣闕引避而退是夜卒隣有老嫗言昨夢吏人持青紙赤簡急索任持平家正其易簀時也前卒之數歲頗有異說傳世如白樂天王安國事及沒皆驗公異人也其死生必有先兆世或以仙解稱之豈其然乎

公之還朝祿俸薄不自資假貸繼之新娶尹氏在沔川亦不

能迎致短衾破席獨寢空宇仍感寒疾友人憐傚已借
以長衾得小汗解復束其衾置架上及卒親友就視殮
衾覆体兩足俱露

上聞公卒謂侍臣李潤雨等曰任某不但才華真讀真人
也命別致賻賜棺材後 上御經筵講禹貢講官多不
明疆界 上曰吾聞任叔英識中國山川地形遇華人
談說華人驚服信否侍臣對曰有之 上曰任叔英讜
直之士也早死可惜

公志操卓犖其好仁惡不仁出於出性去就辭受動以左
人禍患自處凡苟簡之行因循之習世俗所謂第二義

者一切不留於心亦以此戒勵朋徒故遊其門者無不肅也言行錄

公先業田丁素饒公早鰥孤反爲他有公不復經訟槩衣糯飯人所不堪而處之晏如奉宗祀嫁遣二妹而尺寸不資於人墓誌

公記性絶人淹貫經史子集雜書小說人名地名一過目皆能領畧久而不忘惟四傑四六集讀五六過終身記誦口授弟子傳寫一字不錯國朝典朝氏族源委以至國内山川形勢州縣道里遠近風謠善惡財賦多少皆訪問諳悉尤邃天下輿圖據大明一統志證以史傳皆

如親歷嘗於泮齋一見生進新榜即一一指諭多士環
觀驚以爲神嘗過楊根見道傍田中男女相與語聽記
其中間曲折男女數人名後數年在龍津舟上認其人
仍述其所聞而問其事首尾其人大驚
己未之役天兵分路大擧我國挾助公私憂之曰自成祖
北征後漢兵不能入虜巢二百餘年況胡鋒方銳而中
原兵力非復曩昔此役恐不利已而果大敗中外震駭
公又曰漢兵雖敗胡亦孤軍豈能遽得志於中國未幾
熊經畧曰守遼胡勢少挫國人頗恃以安公又曰　皇
朝用法大峻任事之臣以告見誅者多矣漢胡相持不

無利銳則不悅者必踏其隙熊自救不暇何遑事之圖
既而熊公以不進取被劾去遼我以棄廣寧誅其後來
經畧守山海關亦以胡入關內不時赴救誅卒如公言
有洪姓老儒與公素相善公嘗謂余曰洪某不久必入邪
徑矣渠前日過我盛稱栗谷道學高明優於孟子渠安
敢妄先賢其意不過以吾輩尊尚栗谷要以此說我其
用心已左何所不至未幾洪交結李爾瞻得除金吾郎
受其陰嗾潜放死囚事發幾不測爾瞻庇之得免遂爲棄
人

京城北有曺溪洞李爾瞻以曺南冥姓字欲立廟祠南冥

闕書院聚其徒為雋大公聞而笑之曰曹溪祠南冥孔德合祀先聖耶甫瞻指此為謗訕云

公之文長於四六車五山稱其小篇與王駱相上下穎隼亭序文流入中朝翰院學士傳語我國使臣云千年已絕之調出於海外尤奇異云其枚題多倩尹月汀金南窓李梨川筆跡宿德名宰乃為後生寫文題名不惟前輩敬士愛才可尚亦見公文之重於時也

公於四六法律精嚴非唐以上村則不用所引古事必用本書全文要語一字不拘安排至於行文未嘗作偶儷語專務平順暢達真所謂筆端有口詩則不拘格法直

攄胸懷務公雕飾別是體大篇排律則四六之餘也廣
愽奇僻古未嘗有其所引事料要爲一部秘籃西堈柳
公以詩跋之勸其自箋解公嘗自註未終而卒
公晩好濂洛書研究多自得每言王陽明雖愽辯善遁辝
觀其語脉自有破綻難掩處欲著論而明之亦不及
世以文士視公以寒儉疑其拙以固執義其拗此未必然
公學古而不泥料事知人不臆而竒中聦察乎恕亦有
過人者顧知德音言者鮮矣余亦晩友僅識其一二而
不能盡其槩
或疑茂叔行大髙論太峻學太多文太竒要之不㮣于中

行曰此特其氣稟才質使然若假之以年卒其瀕洛之志嘗不日而醇矣然非茂叔才質則雖曰學問亦不足以希中行矣_{並行錄}

任踈庵叔英文章奇古其庭對策乃前代所無騈偶則專學六朝禮嘗製統軍亭夜宴序華人膾播於中朝閣老葉向高見而奇之贈其全集侍郎孫如遊以書籍寄贈其取重如此_{芝峯類說}

閔應亨

字嘉伯驪興人萬曆戊寅生光海四年壬子登科歷

三司舍人大諫副學官至禮曹判書壬寅卒年八十

五

癸丑廢 母論起公即歸揚根攏下陸沉畏約者亦七年

癸亥 仁祖靖 宗朽狀用昏朝晦跡人公始除秋曹

郎

乙丑拜持平疏陳時政得失鑿鑿中端 上嘉賜貂褥曰

是直聲隱隱入耳

乙亥冬拜司諫時灾異屢見邊警之急舉朝如醉公與執

義沈之源請對𩛴𩛝言今日上下不畏天不恤民不虞
寇國將奈何且言且淚　上爲之改容卽命條公所奏
疵政幾盡沈公退而語人曰閔公忠言動天我則捫舌
而退云
丙子六月承　命試關西武才公到試所嚴立科條冒赴
者憚之飛語京師中公白簡而歸其冬西按倅恵公家
内浦未及奔問其後朝廷論不洮難者罪　上曰吾知
閔某必不後君俄敘復原官
壬午以兵曹叅議請對論沈器遠貪饕死𩛴恣行不道
上以器遠勳舊故推勘公內實是公也時人皆知器遠

稔允而畏其勢焰莫敢言公獨不饒正言國人並服公
直
甲申三月入上變器遠叛捕器遠族之　上於是大曲江
之知祿山也自是受知最出群臣之右雖有排音之言
越俎之事　上必優容其所恍而寵𢌿者十殆七八
公天姿篤孝贊成公末疾自灸其身適右臂以分痛病革
嘗冀與淮陽公應慶同居飲食衆萬與同無後先日與
之同坐相看和樂之色可掬撫諭諸侄不啻猶己出來
客之見者不知公無嗣息也
公年幾五十事　仁祖大王二十七年事　孝廟十有餘

年其特立直言如一日不小變面陳外瀝血之封無慮
三四十至死後已八十憒憒之年能以一言回天使金
弘郁得瞑地下且請賞尹善道之罪皆人之難言者君
子多之

俞伯曾

字子先號翠軒杞溪人萬曆丁亥生光海四年壬子

司馬登第　仁廟癸亥参靖社功臣歷三司吏郎舍

人忠清慶尚道觀察使大憲副學丙戌卒年六十贈

議政杞平府院君

公自幼慷慨有大志剛腸嫉惡出於天性刻苦讀書下筆

數千年不事雕飾而自然成章光海時以布衣疏論任

叔英直言削科之非登第當廢朝不樂仕進抜擢

於下位者久之見　母后將廢棄官歸田

癸亥靖社首登言議之地以司諫斥金蓋國曾参廢母論

不合銀臺之長劾朴曾得罪倫紀趙誠立用心奸巧以
執義劾尹墀鹿鄭及覆並削其銓薦以副應教劉論南
以恭不可爲憲長吏判金瑬曰 上以代異制伊川縣
監 並藥泉南九萬撰神道碑
丁卯寇難 上入於江都公自縣奔問除司導正上疏極
言和議之非移副應教時臺臣尹煌上疏斥和以爲名
和實降 上甚怒公進劄曰虜以和爲香餌而君臣上
下曾不覺悟謂降將爲不失臣節謂虜使爲解紛釋難
抗禮親接贄以王府包羞忍恥乞哀犬羊尹煌所言非
過語也又與典翰姜碩期劉爭咨虜書不書天啓年號

特補頎期外邑公自以手草此劄請與同罪不許（明谷撰碣）（昌撰諡狀）
以承旨登對極論大臣之愆尤請出光海時宮人又應旨
疏請內帑之歸諸有司御供之量宜裁減貢物之限年
停罷且言將臣多非其才諫臣不容於朝（神道碑銘）
癸酉為兵曹參議自丁卯約和人皆玩愒若無事公獨憂
之屢請鍊兵時糧至是上疏曰奴賊開釁禍將不測怡
嬉成習苟冀無事賊若壓境脅以難從則臣恐胡銓所
謂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納土者不幸而
近之又曰賊未亡不可一日無備不分兵農而欲戰守

不亦左乎又曰大臣無達明之事臺諫無直截之風各
私其身爸保其位馴致委靡而莫可收拾疏留中不下
時兵判書鈌李聖求初不入議薦以叅判加擬而擬之公
以副提學劄言聖求戚連宮禁恩若有偏不厭衆心於
是論聖求狀並藍
是時奏請 元宗大王追崇於 天朝誥命已降而兩司
猶以不可入廟爭執公以大司諫啓曰今日之事與初
議追崇不同旣受命 天子寧有不入廟之理今之廷
臣不爭於請封之日欲爭於受命之後不可之甚者也
時議以迎合咎公而不顧也

以吏曹叅議疏論諸大臣倖阿姑息有曰既非君子人非
小人其為人之闒茸可知也今日危亡之廹雖大臣誤
國之致致大臣如此是誰之故歟 上以譏侮大臣推
考
李聖求復拜兵判引公疏語辭職上 上答曰俞伯曾之
固執不通予甚苦之然其心忠朴無要名干譽之態予
取其長處矣特晋公吏曹叅判
時司諫趙絅疏論左相洪瑞鳳指為壓相大臣請于上下
絅獄公特進官入侍請釋絅且曰御榻非人臣所升然
若不得俞音臣欲升榻牢据期於得請 上笑而許之

丙子十二月虜兵大入以副摠管扈駕入南漢城差協守使抗疏請誅大臣尹昉金瑬 上以爲悖妄命罷職上將下城聞約書有助政 南朝之語且聞三司會議政院將執斥和臣尹集吳達濟等公詣闕外言於在會諸公曰爲 宗社生靈屈身以爲後圖古人亦有行之者而助逆犯順決不可忍爲也上年陳斥和之計者大臣也今日之事大臣宜當之乃反歸罪年少輩縛送兵前三司何忍坐視此事而不爭之乎

出城日特叙公扈還以同知經筵更疏論兩大臣誤國及金慶徵李敏求江都失守之罪且曰張紳臨結不服可

於本罪加一等而使之自盡自古安有自盡之軍律乎
其實與不殺何異況韓以假　王家假大臣許於肖人
其時可斬其頭而尚保首領可勝痛哉又論尹昉傍蹉
廟社之狀
上自丁丑後每値誕日輒於內庭望闕行禮對群臣語及
皇朝嗚咽不自勝公以爲　上之是心足以有爲而
特羣下無承之者以此累入文字必欲明賞罰振紀綱
重新國命戊寅遭母夫人憂自以身於國家義同休戚
不可以服中爲嫌不盡所懷上疏有曰　殿下於癸亥
出萬死以安　宗社今不可出萬死以雪耆恥耶仍陳

自強之策十餘條且抵再書時宰勵以復讐之義

庚辰又遣賀成公憂草疏數千言欲更申前意已而不果

上退歸于麻田之澄波渡僦屋而居之或曰公勲臣也

宰臣也去國何遽公曰棄夢鴞江萬里馬廷鸞皆以相

臣去國況如我者乎時賊臣有以金公尚憲諫助兵告

清人又告斥和者八九人公名亦在其中親知憂公及

禍或有勸之仕者公笑曰死一也無寧死於義況與金

公同死亦一幸也又何慮焉

癸未正月公之子檦以造紙別提從宦在京一夜發狂出

走自入京尋其蹤跡終不得而歸玉堂有請留公者不

報其辭大司諫疏有曰國治之難雪或可誘力弱而尊
用廢 母人誰是感脅而敦迫之耶若如此初何用舉
義爲哉時洸悅以曾參光海時庭請之人方爲領相故
公疏及之
甲申就醫京中適除副提學有引見命故力疾入侍上慰
諭曰不見卿久矣何衰病至此獨子去處終不聞知耶
爲之矜悶者久之仍歎國綱之解弛公歷陳金瑬貪功
濫勳李景曾受賂行私李溟偷葬民家時景曾亦入侍
上問之有所云云公面與責之未幾宰令李曉柴以
上年樵之狂走謂由公有尹吉甫之惑欲論劾大憲洸

諮不洪晚榮來避　上答曰爾之欺心文飾與景啓面
謾無異兵曹參判洪茂續上疏畧曰臣曾見擯於伯曾
伯曾不與臣周也在臣向伯曾之心亦豈汲汲乎臣察
其爲人事親孝事君忠臣朴直有古直臣之風假使
伯曾惑後妻不慈子則非一朝一夕之所爲其漸必久
然數十年來宗黨士友之間只聞伯曾居家善行而已
絶無絲毫纖芥之過適會其子因狂出走乘舟遑憾正
當其機甘心者衆不起者少蓋緣伯曾天性抗直觸犯
衆怒之故也頃年臣之日子因狂疾死今聞晩榮之子
亦赴水死不幸之變人所難免迫於搆誣不思自反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公病革略無怛化之意曰吾年已六十榮叨崇顯此外何
望但國事至此小無輔益此爲痛恨耳又太息曰上不
能匡君補國徒招一世怨謗死不能遺一塊肉以継先
人之嗣寧不於悒揮去婦人俾僕夫人欲就訣不許
公平生以忠直自任人主所爲諸臣是非國家安危民生
休戚苟有所知必言之言之必痛盡不以一毫禍福有
所顧慮不盡無不懇懇言之官卑時言之踈散時亦言
之草土時言之前後所言累千萬言以是仇怨甚多
上亦惡之摧折累矣然亦感其誠 恩眷亦甚至並周[illegible]

巽棋 呼

湖南處士安公邦俊素不識公聞公風而慕之及公沒爲
之痛哭求公章疏讀之歎曰天地剛大之氣惟公得之
乃分爲剛大二集摠名之曰善養疏劄至於同朝卿士
苟有公心者毋論其情意相失趣味差殊莫不心服公
鯫亮聞公之沒一辭嗟悼
公嘗曰學問非他事親孝事君忠而已近世儒者徒區區
於儀章度數之末其中空空何異優孟之效叔敖又曰
志立則萬事可做志不立則一事不成其在藩臬郡邑
施設布置纖悉備具務爲經遠之圖吏民咸服頌公不

以幹局著稱盖爲清名直節所掩云

平居飮食不求華旨坐席無異寒士所居不蔽風雨門絶

饋遺不喜聲色其於外物玩好淡然无所好及退居自

贊曰甭性至拙甭言太狂衆喜其圓甭喜其方不[illegible]時

勢既竭内心因病退居居即山林就閑斂跡迹長江湖

甭非其人能無愧乎然得其所聊以優遊倘来禍害非

甭所憂如斯而已他又何求笑彼奔訛死而乃休 [illegible] [illegible]

姜碩期

字復而號月塘萬曆庚辰生壬午司馬光海八年丙辰登第選入史局歷三司吏郎舍人副學官至右相

壬午卒年六十三

公自幼莊重神機不凡嶷然有成人器度弱冠從沙溪金先生受性理禮家諸書講心篤好學業日進

時光海政亂賊臣爾瞻倡廢 母后之議公即渡江屬兩舍自絶于世戊午禍作不參廷請者次第竄黜公方俟譴事未究而 聖上改玉舊公翰苑以親嫌不就

公爲講官剖析文義傅以時事規益深功在治端糾勅官

邪不　近又以振紀綱辨邪正爲心斥睦性善抑頤
黃宷等朋邪交亂之害劾李貴崔鳴吉言禮之失丁卯
講和爭之甚力請斬姜弘立論救諫臣尹煌辭甚峻烈
西報猝至朝廷定計去邠命老病宰臣先入江都公從嬪
宮而行兵鋒遽逼大駕轉向南漢山城公疾困冒憤轉
顚不得與聞留營施措及江都失守輒欲自裁者三爲
嬪宮故不遂護嬪宮至山城下不入陣中以白衣迎
上于路左伏地痛哭上命扶腋近前憫勞者久之
拜吏曹時百僚離次官府蕭條銓注遷叙便宜塡補朝署
不紊位著稍定秋辭就西樞時相有主廢更者用含頌

混公顯言時不可以此多睢盱欲以江都時事媒孽之
黃家以掌令抵閭修郤爲不遜語公議非之其尚泳坐
而竟不拜吏判之命
庚辰冬灣上有刷究之舉大臣重臣被逮而去國內大震
金公尚慮其爲人所告事將不測公獨在廟堂日夜憂
悒極救之策靡所不至　上命公自往公極就道俄而
灣上更要他相故召還議遣間使齋文伸理事雖未即
釋而機括稍弛頗有容貸之效然公益不安于位
余以戊午秋訪公於衿川茅茨數椽環堵蕭然鑿一小池
公逍遙其間超然自適若將終身然月塘之詩盡有所

喻寓也觀其儀表魁梧論議正大已知其非流俗中人
也旣聞公之行覘公之德孝友之性出於天賦敦厚之
資輔以學問專於内飭恥躬不逮氷蘗厲操唯恐人知
以禮自治參謀亦密業無竿尺門絶私謁外若夷和内
實剛方當陞著謇諤之風秉銓社採競之習板舊禁臟
地若爊逼而自處裕如俯仰無怍大拜於板蕩之後凡
百猷爲觸事産掣而一心耿耿期以盡瘁每因奏對以
開誠取自民草獘爲祈天永命之本退而署事絲酌經
權彌縫彼此扶國體弭禍端而必欲有辭於天下後世
即古人所謂爲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

者雖聖賢不能必者也並解

申翊聖

字君奭號樂全又號東淮家村叙之子萬曆戊子生

宣廟己亥尚貞淑翁主封東陽尉甲申卒年五十

七

丙午以副總管在禁直　上欲試其才一日　命和時人

大手篇故使申湝供成公立草以進大加稱賞仍賜御

坐白馬

光海癸丑孽臣爾瞻等大起誣獄　先朝故老名臣騈首

圜扉文貞公亦放逐歸田公削跡隨往及請廢　母后

馹百僚造庭公守志不從使之獻議又不泥答有以禍

福誅公者公曰得政而斃所甘心焉終不動奸黨爭請

遠竄待命者數年今 上反正褒錄守正諸臣加公一

階

癸亥丁内艱李适反特命起復再辭不許襌服從戎扈衛

三宮會天黑道相失倉卒事多危疑公承徽旨馳往

江商奉迴 慈駕謁見于舟次 上甚喜仍教卿不可

離予左右

駕次水原 上召公謂曰國事至此卿須殫力以奬王室

公辭謝仍陳立體統振威靈以警衆心間道召西路帥

臣以制賊後合兩湖勤王兵爲犄角之勢 上曰卿言

良是特擢公都摠管捕廳鴐使分領體府將兵諸
營善是行也贊籌決策多賴公計畫 上以公直儒固
才足任欲有所付畀幾間大臣亡何賊平還朝上疏乞
終喪仍陳時弊鑿鑿中窾 上嘉納
庚午因遇災求言應 旨陳劄進誠齋易傳 御札褒諭
公每有啓辭輒蒙嘉獎優異凡所以尊札信嚮之者一
時貴近中無兩焉
時將舉私廟追崇典禮議久未定 上問公對曰可爲而
爲之孝也不可爲而爲之非孝也及百僚庭爭公所製
文字言亦剴切 上前已內許公言至是 下教切責

公出郊待罪仍乞暇往浴高城之湯泉適遭閣吏請名
山而歸所經題詠流播人多傳誦
丙子冬虜傾國入寇不十日薄都圻公扈從南漢虜尋長
圍逼城誘以論媾廟議頗信之公言自古和議卑事請
堅守四壁責勵諸將以示必守 上自出巡城問公此
城可守乎公對 上無搖動之意下有敵愾之志則可
守 上爲之動容 下敎申某專摠宮城護衛
後數日柄臣勸 上請和益力 上問公卿意何如公對
如前且言彼必以難從之事要我翌日虜果索 世子
爲質廟議欲許之公上劄言 世子國本決不可許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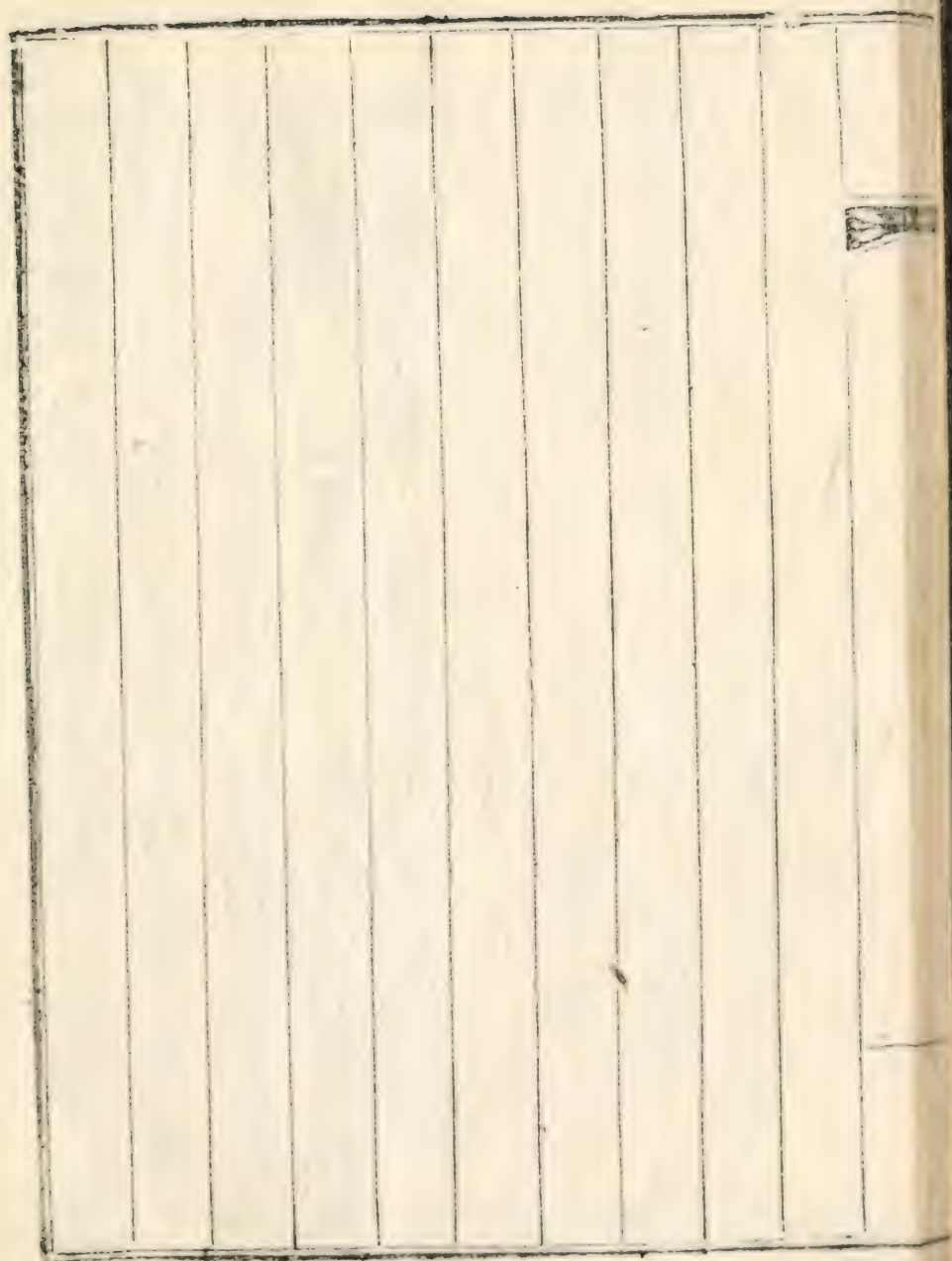
焚虜書亟定戰守計後入對言中朝不可絶援虜不可
改國寳不可送必盡還俘係縶輸歲幣然後可聽辭氣
激烈涕淚被面時 天顔慘然首頷而已
上將下城主和者以公異議去名洪烈公夜半叩閤請曰
脱有非常願以身殉 上乃許洪及還都柄臣以守正
諸人為浮議誤國竄配尹煌等十餘人公請與同罪不
究自此屏居墓田丙舍虜使我國紀前日事立石南漢
之野 上命公篆額公恥之辭病不悦者陰泄之瀋中
久之賊臣烓為遣吏潛商事不悛造悪言搆閒告公及
余與四三名大夫為大明守節於是并被拘縶幽諸瀋

館事將不測公夷然無小變彼亦不敢有所加會 世
子明其見誣事遂已得釋
甲申春聞大臣有謀逆者自郊外强疾入城疾漸亟顧子
芬命草書劄進皇極經世東史補編稚所用力撰投獻
者也 上優荅下儒臣校讐梓行
公豐顏美髯威儀燁然外嚴毅而内寬豁作事不帖帖
細鎖内行特純備事文貞能以志養服勤左右不命不
退大夫尚病篤斫指進血文人貞公病親自煎煮居喪
奉先多有人不可及者立朝四十六年誠心奉國聞朝
廷有過擧彌日不樂不以出位爲嫌時或露章抗言雖

蒙訕譏而不恤盖其天性然也
公早服庭訓有志於先立其本不専事藻繢致謹四禮多
所折衷人有喪禮輒來質焉曉悟邵氏象數之學亦究
三才始才取以運經世法引而伸之補入東史傳通九
流古今文獻國朝典章尤所辨博嘗曰古之君子善善
長而惡惡短吾取以爲法然見人媚飾消筆隨所俯仰
者若將浼焉或加面斥以此尤爲譏者所慣
文章鴻暢朗潑文貞公於文少許可見其所爲稱之曰能
父子間常自爲知己書法小楷嚴嚴二王兼工八分篆
籀一時金石之刻以不得公書爲愧國家玉册寶篆銘

鉦神欣誌文公之迹十七八 並金清陰尚憲碑

甲子之變　大駕先出　慈殿繼發到南門外　慈殿回
駕命侍衛者急向蚕頭江上路諸臣皆落後獨永安尉
洪元柱陪行時适兵自西來朝夕入城事極危懼莫測
其端　上到銅雀始聞其報驚惶不定之際　命李公廷
龜申公翊聖往迎　慈駕盖以李公為永安外祖申公
為駙馬也二公馳進蚕頭則　慈殿已入窩閭舍惟永
安侍坐二公伏前力陳回　駕之意縷縷不已　慈殿
無動意申公不得已乃拈出永安於外廳大聲責曰今
日國事板蕩　慈殿之至此出於意外今若不即回駕

令公當先伏刑其思所以自處永安年少涕泣因知所措盡其辭語畫徹於 慈殿所辨詰良久 慈殿俾下令回 駕進往是夕 上到水原至於氣塞挽戚諸臣環侍救治及聞此報然後 上病小瘳當時事可謂危殆矣若非申公能善處變誠亦不可爲也 南溪集記事

李明漢

字天章號白洲廷龜之子萬曆乙未生庚戌進士丙
辰登第叅下弘錄賜暇湖堂歷吏郎吏議大成副學
典文衡官至吏判乙酉卒年五十一

三歲大夫人避寇渡江中流失舟一舟盡溺死適有天幸
獨夫人抱公得免人以爲異 金淸陰尙憲撰神道碑
公甫踰十歲白沙李相到月沙第以官聲美秋思爲題使
賦之公卽製呈而有曰月皎皎兮山窓動石樓之秋思
植藜杖而長嘯人有影於柴扉月沙甚稱之名蔓彰著
甚常造五峯李公門五峯欣然曰君賦月皎皎者耶因

擬其私稿曰擬此非偶也（李白軒景奭撰行狀）

癸亥反正 上以公名家子素聞其才首除經筵侍讀官

命撰八都教書尋擬吏曹佐郎以御史宣諭關東仍

命暗行詢問吏政民瘼

甲子李适叛 上行公州金公瑬為摠督請為從事體察

使韓公浚謙前以公置幕府請勿移署 上命兩與之

竄還到公州命公與李植於御前製八道教書見者歎

其敏速（並神道碑）

時昏朝宮人尚有留在禁中者公為司諫與諸僚劄陳斥

出之意且請嚴宮禁 上嘉納已而遞拜應教以兄弟

同館引蘇軾古事陳疏請免　上以有前例不許[行狀]

乙丑十月柳碩睦性善等聯名上疏外托公議以試　上

心姜將以網打士流也清陰金公長玉堂峻斥其用意

不正因以激惱　上心　上辭旨極峻公曾在諫負其

所論正在羿敎遂懸章自劾仍救清陰忤　旨而遞[家狀]

[藥時烈撰謚狀]

丁卯將行　仁獻王后遷宮望行時已過禫而　上欲天

臨公時爲禮房承旨以禫後哀臨非禮之意屢啓爭執

上敎以與三年禫後有異遂援儀註公又啓曰旣已

過禫則與三年禫後無異此是莫重之禮當初禮官旣

已遂禮酌定臣終不敢承受有 嚴教再疏得遞始行

丙子西寇猝迫國事罔黃公時居憂謂子弟曰吾雖在憂服之中不可遠遠 行在遂匍匐抵南漢城下城中已戒嚴不可以衰服入軍門而賊騎已充斥矣公奉大夫人間行與弟昭漢卓侗共赴江都盖以江都 廟社所在且近 行朝可以通聞也未幾江都失守公背負大夫人奔喬桐露遇賊公以身翼蔽大夫人賊捨去到津頭遇過去船請𢙣大夫人纔得上船賊騎追逼飛矢如雨公知不免整飭衰杖并所負神主自投於海忽有回風吹到一船公復持船索船人引之以上

庚辰十一月清將龍骨大等出住瀋上急招大臣及諸學
又使執送清陰歸書旁午事將不測中外汹汹又急招
備局有司堂上一人公以次不必行而自請而行俱備
局直詣闕下拜辭仍即馳往留一日龍將許歸
壬午冬有奸人被虜究問有媚意閹生之計誣引公及數
三卿相虜遣使拘執而去窘迫詰問無所不至公不懾
不屈理直辭順虜亦無以罪也遂罰金而歸之甲申陪
顯世子自瀋陽歸覲 大朝而還公爲賓客陪貳師從
行及渡江聞虜人尚以前事爲言 世子使公勿陪行
公既東歸處散經年 並見狀

公自初才名冠世妙吟擢大科文忠公望臨一時門下諸
賢持衡定價而公自以才器為公論所推不專以門地
顯往往多出於屬簡疏章啓辭指事陳情明白洞快多
有人所難言者毋論世之期公公亦自期大樹立以報
國立名以此人益信其為忠 神道碑
公平日非有公故未嘗一日離先相公之側或赴公會或
往宴席罷則雖夜深輒省謁聚集子弟文酒怡說以供
燕喜或至鷄鳴日以為常自經喪禍不忍入處舊舍乃
居外外與弟相議及季謫江外雖在醫藥中少間則輒
携子弟提壺而往聯衾共宿時約於中路禪房經日乃

還有季妹貧且病迎置家內衣食共之言及其生事淚自泫然 行狀

公燕私接人和氣融洽盃酒笑談風流映發與遊者不知其爲顯貴爭論者不覺其有害嫗感思者不見其示德色不治產業家頗內困客至必置酒亡問有無然舊貧者鮮衣衣之病者濟之以藥物

在江都賊追甚急有相識者艤舡江口公望見赴之其人擧棹不顧而去後有問其姓名公曰吾已忘之終不言

公性悟學蚤聞庭訓不煩外傳長而自得之濫諸書雁主一家爲詩天葉溢發才情兼美不屑屑於古跡而自以

風調勝之有請者揮洒立就或有未脫藁而人已傳誦

文忠公為詩則過我云墨跡遒逸瑕瑕唐宋名家往來

赫讀亦無凡筆碑誌

公禀性樂易才品絶異風流氣槩豪邁俊爽東陽尉中公

常稱之以為非塵世間人行狀

從前輩諸賢熟聞公言行云為其中一端有如蓍龜者然

蓋公癸亥三月倉卒詣 闕達者一人則有得得色及

見谿谷張公則執手流涕公每舉以語人曰人心不同

如此是將吉凶兆也既而果然余每服公見識之高也

金堉 文貞公

字伯厚號潛谷清風人萬曆庚辰生乙巳司馬 仁
廟癸亥擢金吾郎超拜陰城甲子登魁科三司吏郎
舍人副學禮判己丑拜相至領議政戊戌卒年七十

九

公自幼有大志十二時讀小學至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
物於人必有所濟惕然有動於心因自思曰非必一命
之士為然人固當有是心若濟人則一命以上事也此
何異文寬夫之灌毬司馬君實之擊甕哉
太學疏請五賢從祀多士推公為首文多公筆辛亥性理

鄭仁弘誣晦退兩先生時公爲掌令主削仁弘儒籍光海大怒令錮首議儒大臣爭之强事得已

甲寅冬陞北門雨雪詩隱于嘉平之潛谷帶經而鋤以自給蓋頭把茅安之若厦屋作老狐羸羔篇以刺病奸

其爲陰城縣監也不以官庫爲嬴則法一縣之病民害民者惟日不足遂上疏曰固國之道安民爲本民安則國亦安矣願 殿下推一縣之弊以及八道焉 龍洲撰墓誌

丁卯胡大監以 帝命至儐使李弘胄辟公泚事由是熟諳關西利病疏陳數千言有曰歲荒民飢人心離散而謀國之言一不及此策有二三必用最下者諱者韙之

丙子差賀至使海役重所顧倘公履儉適泛殆無虛度八月泊南汛口時清兵已犯白馬薄燕京陳都督洪範坐甲關外公移書檄以大義洪範愧謝而已天下自此淵阽顚禮廢唯公嚴程踢蹷及期獻見禮部尚書姜逢元説館慰藉之甚醲留館踰冬凡呈文闕部者十數皆出款實既聞本國中虜危辱東向痛哭華人環視感涕畢事還 帝勅兵部以兵三千津護出海道（正東洲撰行狀）

爲忠清監司也上疏請行大同其法計田結較上供度官用賦之不齊者齊之役之不平者平之不均者均之損益調劑咸歸大同舊額自在也 上下備局議而行之

該部持之以爲難公慨然曰大同既不行吾欲任宣化
無以救民吾其歸與
甲申拜元孫輔養官奉元孫入瀋聞燕京陷作哀公南賦
以寓非風意 并墓誌
留守松都專意作成人材改建黌舍兩廡殿勤講誨春秋
二丁釋菜必親卽圃隱殉節地立成仁碑刊布好忠全
經魯論正文行養老禮軌度可觀 行狀
拜議政上劄請行大同規模愈密而言愈切 上引見公
論大同利害移日定爲先行湖西使公磨鍊節公目退
而揣摩十日而畢爲二冊上之後又上劄曰臣誠固陋

素昧奇謀異策惟以書之懷保小民詩之哀此惸獨論語之節用愛民孟子之不如人和中庸之子庶民大學之得衆得民皆以爲萬世當行之道

癸巳黃海監司金弘郁以妄言下吏將鞫廷臣懾於 天威縮頸莫敢出一言公進曰弘郁罪固有之入死則大傷 君德與相仁宣亦請減死 上大怒明日特罷與相公上疏曰寬仁弘之言臣實先發臣敢獨免遂呈告適 並墓誌

辛卯以後三都相一意求去乙未之拜終始固辭不出然遇事非違雖在散秩必抗疏力爭或於登對指陳累白

無不剴切其請罷湖西之安與尋城嶺南之東伍給保
御營軍番上宿衛各鎭管新設營將皆所以爲民除瘼
愛惜邦本而至推刷之政蹙痻最甚則上劄極言萬歲
別殿將就欽敬閣故基則言一不便二不可辭意甚正
朝廷雖未盡用其說而 上諒公忠𧨏篤至嘗曰夙夜
憂國懇懇血誠安得如金相國者乎當宁興懷至公沒
不已
方朝廷議行大同也異議鵲起上自重臣下至臺官如安
邦俊者至以誤國斥公公不爲動上察公先他邇說部
有司先行於湖西蓋湖西賦役之不平其來久也而一

朝得乎前日之言不便者今反合口稱繖政信乎金城

之奏初是之者什二三而最後什八九也誌墓

大同旣定行湖西其民鼓舞猶拔水火而奠衽席相與樹

穹碑斷路千里頌義無窮其未行也眾口沸騰至譬以

新法公爲不聞勇往力行利害之源宣人人易喩哉君

子謂良法可爲也機會可乘也若公之明見持誠不回

不撓以底于成爲難能也朝廷方議行其法湖南已公

已寢疾乃上遺劄勉以進學保民而末乃惓惓於湖南

大同曁公沒而公之志益伸德華加於永世可謂古之

遺愛矣

公資勁正操履端確罕言語人不可以親昵褻於自治絶

去惰慢危坐竟晷未嘗傾倚偃仰少喜劇飲一聞先公

垂誡終身不接盃酌晨起必冠帶謁廟寒暑不廢篤於

倫理待寡姑弱弟敬愛備至性脩潔屏遠聲色冬不御

裘食無兼味唯於仁民澤物之務汲汲如飢渴在湖西

刊救荒撮要辟瘟方物分布諸道終始言水車之制用

車之便鑄錢行貨之制錄己卯八賢傳及黨籍內外世

譜少受業於山書好益及貴撫其遺孤有恩酷嗜書無

旁好飢蹐大耋猶日有程課兼道　地誌五行七畧

嘗論西洋曆法以及歷代改曆源委如指掌所著有詩

文若干卷皇明紀畧類苑叢寶種德新編松都志等書并行狀

公逾七以來致仕疏十有餘章終不得請則有詩曰伏三萬戶足於良官領款領我豈當願棄人間之事去清平江上濯滄波墓誌

宣廟朝戊申年間完平文忠公始爲大同宣惠之政用之於圻輔滌二十年吉川君權盼爲湖西觀察使時乃取完平之意平停一道田役出入劑爲絜法事未卒行措以蔵之後十二年戊寅故相國金公賫按吳道級視其迹歎曰活民之方不外是矣入朝未幾爲今上肅宗初元

位遇益隆首先以是說進於是歸其爲大同廳巡撫君李時昉亦爲条畫其爲法通筭一路田案邑無闊大小唯視結數多寡結出米十斗舟運上江其山僻海遠洲縣准米出布咸委輸于京師自御供奉宗社祀享接賓客凡百需用細至芻稈薪蒸之屬皆於是取辦官無所濶狹弛張吏無所伸縮乾沒無更賦有常調以春秋二時具其物趂期會行之九年民以爲便尚國忠勤蹇蹇能竱意於事功衆訾而不恤羣沮而不顧講之彌精守之彌堅辭萬姓倒懸之急逮一方常安之策朝廷方推而行之湖南其利不可以一二數相國之爲德於民吁

其盛矣東洲集湖西宣惠碑